

· 名人手札 ·

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（下）

〔美〕沈 津

蔚唐先生：

本月五日来示奉悉，当另行奉覆。芹货点收事已有十余日，忙碌不堪，再有四五日，即可完毕矣。惟其中颇有问题，明板中，间夹有元本；而所谓宋、元本，亦有一小部分是伪品。此均须详加注明，双方签盖印章者。又芹所留吴兴人著作中颇有佳者，正在交涉中。来函所附书单，有未交齐者，当先将已交之一批整理就绪奉上。乞勿念！已交者中，《元遗山集》（中统本？）即为明刊，盖世上恐无真元刊也，但仍寄上，请再加鉴定。其他书单之外，可寄之精品极多，容待第二第三批提出寄奉。兹托西南联大教授李宝堂兄携上书籍二只，共装书五十一种，六百十九册，当面交马先生点收。书单三纸，兹附奉。（马先生处已交去二份）其中有红○者为记者，系芹货中物，余皆旧存者。有蓝△或蓝△△为记者，系拟请马先生航运寄奉者。此项拟航之货，共凡二十八种，皆甚精之品也。因李兄走时匆匆，未及整理一切，故仅就在手边者装箱，托其携上。其中《七十二家集》系新近得之邃雅斋者，颇佳也。兹又寄奉《甲申纪事》（丛书印样）半部，计共分八函（乙一号至乙八号），同时寄上。收到后，乞即覆为感！以前所寄，共有八种，除《纪古滇说集》，来函云已收到外，不知

其他各书均已到否？甚念，甚念！印刷事，正积极进行。下月闻邮资加价，恐又须多付出邮票若干矣。一切皆昂。旅行箱一只（中等品质），价至一百二十余元，而包书之牛皮纸，每张竟昂至近一元！可叹也！惜当时未多购。（随用随购）专此，顺颂公祺。谛拜上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

蔚唐先生：

前上数函，谅均已达览。芹货点收，将次完竣，佳品缤纷，应接不暇。静夜孤灯，披卷相对，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，诚足自喜自慰矣。兹将接收之宋本编目奉上，俾便考查。目中颇有伪品，已加注明，将来仍当由芹出函说明也。中以《尚书注疏》（八行本）最为下驷，一望即知其为明翻也。十二行本《五代史记》亦不甚佳，因补板究竟太多也。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及《四言杂字》均为德州发现之物，当是明初训蒙之读本也。《参寥子集》及《祖英集》亦全无宋本气息。《参寥子集》若是真宋本，诚大足傲人矣！芹意初欲留下《北山小集》及《雪岩吟草》二书，经再三交涉，已将《北山小集》交来。此书虽仅残存一册，实至宝也！纸背系宋乾道时公文纸，与《李贺歌诗编》同，亦无价之“史料”也。上品毕竟至多，大可满意。《晦菴集》一百册，几皆是宋印本，此虽非罕见之物，然似此初印本，世间恐不易有第二部也。《柳先生集》二部均极佳，元刊本删去“注”文极多，均可赖之补全。我辈有此一批宋本加入库中，顿添无穷生气，若再得瞿、潘、杨所藏，则恐不仅人间第一，亦且远迈天禄琳琅而上之矣。三百年来，殆将以吾“藏”为最钜观也！姑妄悬此鹄，或不难实现也。潘事，请即托立武先生作一函于卓君，以利进行。卓君在金大时，名景炽，字有同，香山人，係潘之姻亲。前日曾晤谈一次，潘氏诚欲出让，惟欲所归得当，以我辈名义得

之，彼自无问题。惟愿得内地一函，俾其更易进言耳。此事尚愚一办为荷！今后收书，似不妨以已得者及瞿、潘二目为参考，凡在此数“目”外者，似皆应罗致之，且尤应补充其所未备。合此数家，并我辈所已得，宋本当在四百左右。古今公私藏家，即明之文渊阁、清之绛云、汲古以及徐乾学、季沧苇亦皆不及此也。而“百宋”、“百宋”则更为望尘莫及矣。环顾宇内，北方之傅沅叔、邢赞庭，南方之王寿珊及吴某（即有宋本《楼攻媿集》者），其所藏亦均可得。而刘晦之物，则已在进行中。最近市上尚有《会稽三赋》、《渔隐丛话》等等，即可见到，有意罗致，不愁无货。微察瞿、潘二藏，有二十万，即已可动，而零购之物，每种亦不过多者千余金，少者数百金。有七八万之数，亦即可得补充之精品无数矣。宋本过五百，或不难实现也。于此时此地，若竟得有此结果，岂非百世之伟业乎！便中乞商之诸股东，见覆为感！灯下书至此，不禁神王气壮矣！此仅就宋本一部分而言也，若元、明刊本及抄、校本等，则所得当可更多。（瞿氏所藏，即以明抄为最多且精也）芹处元本目录，明后日当可抄就，继黄跋及宋本二目奉上。收到后，盼即覆为荷？专此，顺颂公祺。谔拜上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灯下。

今午晤芹，《雪岩吟草》亦已允交来。

注：以上二信，《年谱》失载。

蔚唐先生：

叠次奉上函电，并寄上“丛书”印样八种，不知均已收到否？未得覆示，至以为念！芹货连日正在点收。第一次点收之黄跋书一百又一种，已将目录附函奉上。数日来又已将宋、元本部分及明刻本、抄校本之一部分，续加点收。预计尚有十余日，即可全部竣事。点收目录，当分批函奉。留公

来电云：马氏垫款一万元，应即付还。但此间事前因购纸一千九百余元，所存款已不敷还垫。而港王君处所存“图记”款五千一百余元，又遭冻结，无法汇下。只得俟港款到后，再凑足归还马公。乞转陈留公为幸。王君处款，盼能即以尊处名义，呈请解冻，以便汇下应用为荷！此间办事及印刷“丛书”，在在需款。有时见到好书，亦不能不“食指不动”。尚望先生能商之留公及诸股东，另行设法拨下购书及印刷款一二万元为要！否则，恐不久即将周转不灵，于店务殊有阻碍也。刘晦之余书尚佳，（应选之目录一纸，前已奉上）恐将为平贾辈所夺。（此时平沪汇率，极为不平，平汇一元，在此间可得三元以上，故平贾辈又在积极大施活动矣）不知尊见以为如何？如有意，似亦应以先下手为强也。其中《中兴词选》、《禹贡图》、《切韵指掌图》，实均国宝也！来青阁之余仁仲本《礼记》，已归平贾，可惜之至！宝礼堂潘处，已托人示意，不日当可有覆音。但恐价亦未必能廉，最好请先生便中恳立武先生致一电或一函给卓有同君，或可发生较好之效果。连日忙极，港货详目，一时竟未能编成。但似不妨将货先行运出，详目待后，再用航寄。不知先生以为如何？尚乞明示为盼！近来书价又趋涨。平贾王某在此得宋刊本《庄子》，平某人已出价至万金，尚居奇不欲售。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，已加价至四千元以上，但尚有人要。可见书市情形，颇不寂寞。总之，以早日多购，最为合算。早下手，则所得多而好，迟则各“货”必更居奇矣。平贾有建文刊本《皇明典礼》及张燮刻本《七十二家集》（极少见），各需价六十余金，但合之国币，则已各需二百左右矣，然却均为非购不可之书。（建文本最罕见）无论如何，我辈必当撙节他款以得之也。零购非无佳者，补充实为必要，上函所陈，每月千元左右之零购费用，尚恳能办到也。专此，顺颂公祺。如茂、子裳、犀谛同

启。

注：此信未有日期，审其内容应在 1941 年。

慰兄道鉴：

久未得来信，甚以为念！此间八日后，秩序安宁如常，秋毫无犯，全家大小，均甚安吉，堪释远念。港地亲友，因消息隔绝，毫无音讯，最为望念不安。玉老及马、季二位，不知近况如何？寄存各物，不知已否先期离港。便中尚恳示知一二为荷。弟在此，已失业家居，终日以写字读书为消遣，尚不甚苦闷。近拟笺注季沧苇及汪闼源二家藏书目录，亦消磨岁月之一法也。弟仍寓愚园路庙弄四十四号郑宅，来示请迳寄该宅转交可也。专此，顺颂冬祺。弟犀拜上。一月十二日。

注：此札末有铅笔写“31”两字，疑此札为 1942 年所写。

蔚唐先生^①：

奉六月十八日来示，敬悉。顷又得七月九日来示，知各报告及“善目”卷一及卷二，均已收到，至以为慰！此项“善目”，编时至为匆促，尚须加以补充及更正。“史”目自审颇为精彩，较之《北平图书馆目》，似仅“正史”、“地理”二门，望尘莫及。究竟宋、元善本过少也，但即就“地理”部分而言，“山志”似较胜，“郡邑”则苦于明刊太少。然除天一、平图外，海内外殆亦鲜可与“我”颉颃者。而宋刊之《吴郡图经续志》及《新定续志》，则即此二家，亦难有相类之精品也。惟目中疏漏失误处，尚有若干，间有因原书不在手边而误记者。其中《咸宾录》一种，则系在北平赵君^②（乞秘之，至要！恐某君不欢也）代购者，书未到，即已入目。顷赵君南来，询之，谓此书已为某某所强夺而去，殊为憾惜！目中应除去此种。惟此书已有清刻本，尚不甚重要。赵君另觅

得明刻本《开原图说》为代，书亦未到。据云，较此尤佳。连日忙于包扎各书，俟稍暇，当另一“勘误表”奉上。马款万元，唐处允缓还，感甚，感甚！并允再垫两万，尤为得用。森公昨已南行，犀因诸事未了，恐须稍缓若干时日方能成行。精品若干，已托森公携去。到后，当商之玉老，以“机”运上也。日前，经我辈再四详商，购入密韵楼藏之宋刊本《于湖居士集》一部（价一千四百元，张蕙玉经手），又由潘博山处购入明文俶彩绘之《金石草木昆虫状》（源出明内府之《本草图谱》），十二巨册，计价二千元。此书内容之美，渊源之久，不可殚述，且系怡府旧藏。价虽昂，却不能不忍痛收下，盖潘已向海外接洽（索美金二百元），故不能不先下手为强也。藏章已刻成，颇佳，兹附上样张，乞察阅。此章已托森公携上，并拟购上好之印泥若干，由犀携上，以资应用。运货事，马氏处乞无所成，似仍以自力办理为妥速。现公是货已全部达港，他货亦陆续起运，至迟八月中旬必可将“善目”中物先行运毕，甚堪告慰也！此一月中，曾偕森公往阅芹圃、宝礼堂及瞿氏各书，增广见闻不少。满目琳琅，大饱眼福！杨书价昂而分量甚少，诚有如尊云所云云者，殊可暂置不顾。瞿、张均表示非我辈不售，情意恳挚，殊可佩服。惟价格则大成问题，不能急进，急则彼辈将以为奇货可居矣，然却又不能不储款以待。宝礼方面，亦有斥售意，惟议价亦极不易。总之，以不受敲诈为主，果若货价相当，便当立即进行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盖近来古董字画，价格飞涨至钜，书则虽尚未大涨，然古董商人已有向“书”问津之意。一但“善本”亦成为古董商场之物，则恐事不可为矣。张芹伯游移不决，口气已较前不同，声言欲保留若干精品，恐旷日持久，必将日增其价，殊可虑也。森公深知其间经过，想到港后，必有详函奉告。宝礼物，可由卓有同君经手，此君尚可亲近，且与杭

立武先生系同学，或不妨由其函卓一商。前函所云刘晦之货一批，我辈略迟一步（只差数日），已为平贾王晋卿所夺去，殊为可恶！闻尚未出脱，或可商洽就绪。晦之货尚有最后一批，曾开一宋元本书单来，共约二百余种，大多皆下驷，且亦有伪品。曾仔细考虑，选购其中精品九种，又“大库”残本八种，得此十七种，则远碧之精华已尽，余货皆糟粕，大可弃之不顾矣。北平邢赞庭处，有宋蜀本唐人集四种，又《扬子法言》及黄跋等书，共十种，均上品也。曾索伪币五千，若汇水平平，此件尚中平，然今日汇水太高，实难下手进行。北方“生坑”不时出现，近有宋本《建康实录》，亦绝佳，拟积极奉托赵君进行（平处采购事，原托赵君，所以允守秘密者，诚恐某君^③知之也）。颍川、紫阳二股东^④，如此热忱，极为感佩！我辈自不能不勉效微劳矣！股款似应从容集合，储以待用，好货不时出现，万难预定，预算亦难得准确。总之，万事皆有机缘，时间最为重要，眼明手快，股款充足，则反易得便宜货。否则，迟疑、犹豫，费力较多，而成功反少矣。衣仁先生余款二百五十元，当遵嘱改拨作森公旅费。此间已先付森公五百元，俟其到港后再归账。森公最为谦抑，且富苦干精神，处处愿意自己吃亏，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，诚今之圣人也！得聚首多时，实为平生幸事。俟货运事告一段落，当将“子”、“集”二目再行抄奉。月来督理包扎极为忙碌，且时须自己下手，实无余力及此也。但商人辈明大义者多，得其助力不浅，大可庆幸！货运事，时时由彼辈帮助，妥稳无比，衷怀实感之！“儒”而实“商”者，则反为大可畏惧。近拟购潘某处之《大元一统志》四册（贞节堂抄本，存三十余卷，中有二十五卷为孤本），彼竟开口索二千元，诚难问其居心，实存敲诈，大为不该，只好绝口不谈，置之度外矣。明、清刊本，近来大昂，略罕见者，每索百金以上。近出《廓尔

喀方略》一部，平贾乃索伪币五百（约合千元）。董某^⑤售会通馆本《诸臣奏议》于燕京，竟得价五百以上，诚骇人听闻之事也。故我辈意，除实在与史料有关，不能不收下之明、清本外，似不妨暂不收此类货，尊见以为如何？专此奉覆，顺颂 公祺。子裳、如茂、犀谛同启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。

附犀致立公一函，恳即面呈为感！犀注。

（按，此三人联名信为郑振铎亲笔书写。子裳、如茂，为毛笔所签）

注：

①此信，《年谱》失载。

②北平赵君，指赵万里（1905—1980），字斐云，号芸龢，又号舜龢。浙江海宁人，中国现代版本目录学家。肄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，早年从王国维问学，曾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王国维的助教。1928年，入北京图书馆，历任善本考订组、采访组组长、编纂、善本部主任、研究员等职。除精于目录版本学外，对于辨伪、辑佚等也卓然有成。其治学严谨，著有《王国维先生年谱》，编有《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》，辑有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等。

③某君，似指袁同礼。

④“颖川、紫阳二股东”：颖川，指陈立夫。“紫阳”，指朱家骅。陈立夫（1900—2000），原名祖燕，浙江吴兴人。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采矿科，后赴美留学，获采矿学硕士学位，1925年返国。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、秘书处长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、组织部长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。1938年后任教育部长、立法院副院长。去台后，又任“总统府”资政、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。

⑤董某，即董康。康（1867—1947），字绶经，自署诵芬室主人，江苏武进人。光绪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民国间历任大理院院长、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、上海政法大学校长、北京大学法科教授。抗战期间为伪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、最高法院院长。胜利后遭国民政府明令通缉，后逮捕，死于狱中。精目录版本学，为现代文献学家、刻书家。著有《书舶庸谈》等。

慰兄：

前上一函，谅已收到。此间一切安宁，家中大小，自蒞翁以下均极健吉，堪释远念。家中用度，因生活高涨，甚为浩大，但尚可勉强维持现状耳。现所念念不释者，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。公是一家，是否平安无恙，尤为牵肠，如得消息，恳即见告。前曾有衣服、杂物二件，送交季兄收下，亦未知有无收到。一家离散至此，存亡莫卜；终夜徬徨，卧不安枕，每一念及友爱之情，泪便涔涔下。惟有默祷上苍，拜祈无恙耳。我家忠厚无欺，数代安分，吉人当自有天相也。差幸此间买卖虽极萧条，而经济尚可周转。大哥等精神亦甚佳，便中乞转告留兄等，免其罣念。专此，顺叩冬祺。弟犀拜上。一月二十六日。

致圣翁一函，乞代转致。

蔚兄：

前上数函，谅均已收到。家中大小，自蒞翁以下，均安吉如常，堪以释念，一切自知保重。营业因资本无多，买卖又复清淡，已暂行停顿矣。此间生活程度日高，支出日形浩大，家口众多，迟早必将拮据不堪。尚恳兄处能有接济。现时家中每月开销，约二百元已勉强足敷。惟将来则难言之矣。店中资金，大部存港。港肆久无消息，近闻业已封闭，数载心血，废于一旦，深夜徬徨，不能入寐。家运之蹇，一至于此，不禁愤懑难平！滬店存货，为我家仅存之物，益不能不珍护之矣！圣翁已平安抵达，晤谈至欢！见颖川时，乞代述圣翁近况，以安其心。圣翁精神尚甚健，身体亦如常，现正奔走彼之店务，拟加清理，然困难重重，存货又已被封存，前途亦不可乐观也。蒞翁近得《欧阳文忠集》一种，宋刊本也，实惊人秘笈，曾影印一二幅分赠友好。兹附奉一幅，乞留为

案头清玩。匆匆，不尽所欲言。专此，顺颂旅祺。弟悌拜上。
三月二十日。

蔚哥：

来信奉悉。李平记款已收到。除归还前次之一千外，所余四千，以六五折计算，得二千六百元正。兄处日用浩大，未必敷用，而尚能勉拨家用，感激之忱，非言可宣。谢甚，谢甚！此间费用日增，大是不了，幸合家大小均甚安吉，可慰远念！芹、圣二位老辈亦均健安，乞勿念！前曾奉上二函，想已收到。珍本五部之收据，乞即交李伯嘉兄收为荷。物价大昂，聊城杨氏之四经四史等书^①，曾列目求售，索平币二百万，合之此间币，在一千一百万左右，恐问鼎者未必有人也。日游书肆，一无所见，寂寞之至，但弟颇有所得，容后详行奉告。弟因家用不继，去冬曾押去自藏之词曲一批，今春又售去明板书若干，方得勉强不至挨饿，然架上物日见其少，亦大可慨叹也。葛先生西上，当可将此间情形详告。连日春寒，阴雨不止，天气颇为不正，只能自己小心冷暖耳。闻北方尤为寒冷，病者甚多，殊为念念也！近来有人计画开设旧书肆，拟在各埠设分肆，如得有成，大是可喜，兄处如需手头应用之书，当可陆续寄上矣，然尚未必能否告成也。专此，顺颂近祺。弟犀拜上。四月十六日。

注：

① “聊城杨氏之四经四史”：指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的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。

蔚哥：

久未通音问，甚以为念。此间生活程度，春夏之间又数度高涨，七八口之家，每月总需沪币三四千元始可敷衍。奈

何，奈何！今日方始感到经济压迫之苦也。惟阖家大小均甚平安，差堪告慰耳。兹有愚者，友人杨泉德君，卒业东吴法律系，人极干练有为，最近拟回乡一行，尚乞赐以接谈并援手为感。家中情形，杨君颇为熟悉，当能面罄一切也。圣叔已南归，精神尚佳，惟咳嗽不止，气管炎恐仍未愈也。专此，顺颂 近祺。弟犀拜启。五月十一日。

又守信先生近好。

蔚兄：

前上一函，谅已收到。家中大小自苙叔以下均甚安吉，堪释远念。近来市况萧条，经济困难，支持过日，颇见拮据。写此函时，据前函发出不过二月，而一般物价又见激涨。米每担已出二千关，肉每斤三十六元，其他日用品所涨尤多，皮鞋每双非千元以上不可。中等家庭月用四、五千元，已是省吃省用之家，长此下去，可怕之至！物价之高涨无止境矣，而收入则有限，如何可以维持呢？！前由森翁处借来沪币五百元，仅足聊资贴补而已。现家用不足之数，均由东借西挪，随时设法而来，长此以往，诚非了局。弟向不诉苦谈穷，然今春以后，却亦不能不叫苦矣。尚望 吾兄处随时加以资助为感。现时积欠李平记已有数千之多，得此信时，请即付第一模范市场二十号中国农工银行齐云青君六千元。请其转入李平记账内，以便还清旧欠。至感，至感。月来阅市之兴大减，亦迄无好书可见。嘉兴沈氏之余书^①已尽出，绝无佳者，仅一《浙江通志》稿本近百册，索万金，只能望洋兴叹耳。盖究竟生活第一，殊无闲情逸致来搜罗古书矣。可叹也！专此，顺颂 近祺。弟犀拜启。七月十八日。

李款，务乞于九月底以前付还。至恳，至恳！

注：①嘉兴沈氏之余书：指沈曾植海日楼藏书。

蔚哥：

前上一函，谅已达到。所请拨付农工银行齐云青君存入李平记账内之六千元，恳即照付为感！此项欠款，已作为家用，为信用计，不能不如期归还也。至恳，至恳。否则，将来家用偶有缓急，便不易挪借矣。且如由此间归还，际此物价日增夜涨之形势中，其息金亦难计算也。何况家中罗掘已空，万无余力可还欠乎？潘博山兄于月前逝世，年方四十，大是可惜。博山在时，家中开支，全由其一力支持，尚可勉强敷衍。今则栋梁已折，大有其全厦倾圯之虞。“滂喜”物已有散出者。顷见《云斋广录》二册，为友人张君所得，价为沪币六千五百元，似极昂矣，然以一般物价衡之，则尚不算贵。盖此书为小说中之孤本，当米价八元十元一担时，亦决不止值六七百元也，今不过涨至十倍而已。任何物价，殆皆不止涨十倍乃至二三十倍也。如为了囤积计，则书籍殆为最冷落、最廉价之物。四王一画，已值四五千金，乾隆磁器一件，所值每在万金以上，古书则最佳之宋本，亦不过万金耳。为囤积计，似应乘此时多收若干，盖人弃我取，实计之至上者。若长袖善舞者亦注意及此，则我辈便万无著手插足之余地矣。对此“滂喜”物，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？！与圣翁商谈久之，束手无策，相对长叹。今日之大藏家，南瞿外，便应数到“滂喜”、“宝礼”二潘矣。“滂喜”如散失，诚不可补救之一大劫也。“滂喜”物中之最精品，有金刻《玉篇》、宋刻《补注蒙求》、钞本《大元一统志》（孤本）、宋刻《金石录》（即所谓“金石录十卷人家”之物，闻尚在滂喜）、宋蜀本《东观余论》，宋刻《乖崖集》、宋刻《白氏文集》、宋刻《嘉祐集》、宋蜀刻大字本《陈后山集》及宋刻《荆公百家诗选》等。此等物，皆国宝也，贫儿得一，便可暴富。七八年前，如有一部出现，至少也须千金以上，合此数书，大约总须二三万金始

可问津。博山在世时（前岁），曾向之指购《大元一统志》，彼索二千金，当时以其过昂，中止不该，今日则价必涨高不少，然决不需要十倍之数，则可知也。故在今日购入此种书，以物价衡之，尚是至廉。大约如有沪币十万之数，则精品必可全收之矣。我辈日夜思维，无计可施，不得不恳兄向紫阳、颖川二股东处极力设法，筹得此款，以便购入。明知处此情形之下，筹款必万分困难，十万之数，尤为鉅大，然为保全国宝计，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吁。且缓不济急，不能不先就此间设法挪借，以期收购。（借十万，合内地币二十万）已与此间开明书店略有接洽，与兄处对拨此数，惟有一条件，兄处如无意购入，不能拨款者，则将来彼店另行汇出时，所有损失应由弟等负之（已支取之款，当然照数退还）但望不至如此耳。如待兄通知后再著手，一则精品必因不能久候而散失；二则开明必另行设法内拨，则款无著落。故不得已与圣翁再四商酌，姑作此权宜之计，为了此种“国宝”的保存，弟等自愿负一切偿还之责，虽家无长物，但尚有破书十数架可以作抵也。乞即日赐覆上海四马路开明书店徐调郢收为荷！不胜迫切待命之至!!! 专此，顺颂近祺。弟犀拜上。八月七日。

注：此信应是1943年所写，信中有潘博山去世之事。按，潘博山卒于是年五月七日。《年谱》失载。

录西谛先生八月二十日来函

“囑事承转达，感甚。慰兄前托叶处拨来家用款一千五百元（非二千元），合之沪币仅七百五十元，实不敷用。盖此间生活程度日高夜涨，漫无底止，今春以来，尤见激增，生活指数此刻已至八千数百，米为二千左右，鸡蛋每只在三元以上，蓝布每尺已至二十元以上，且不易购得。皮鞋一双，价恒在千元以上。一家所需，最俭省者已非每月四、五千元不

办，一人独居在外，至少亦须二千元左右。圣翁所耗尚不止此数。似此情形，不知如何是了，几乎每家无不以开门七件事为虑。幸店中新货已于去冬应市，销路尚佳，勉可支持半载。而意兴颇豪间亦作访书阅肆之举，尝得乾隆铜板印之《十三排地图》一匣，又得金刻本《法显传》一卷。其他零星之物尚多，然所耗已不资矣。华兄所云五千元，昨方拨下，合以沪币亦仅二千五百元耳，亦仅足贴补家用数月。最近，滂喜斋（潘阻荫）物已陆续散出，尝与圣翁详商再四，拟向此间友人借资十万，购其万不得失之“国宝”十余种，不知能如愿否？今日宋本一部，稍佳者已非一万左右不办矣，可谓昂甚，万非措大所敢问鼎。然较之他物，则所涨独尚属不多也。又宝礼堂宋本书百种，近亦拟脱手，索五十万，亦尚不昂。已有粤友还价三十五万，尚未成交。我辈则万无此力量得之矣，可叹也。”

慰堂我兄^①：

昨上一函，谅已收到。今天所遇，兴奋之极！中午与森老、斐云应孙君约^②，看《尚书正义》，凡二函，十六册，中有三册系钞配（以旧纸抄，谅系杨守敬所补抄者），余皆宋刻宋印，见之，狂喜不禁！孙君索价四亿。我们说不好还价，须先向 兄接洽后再谈。此事须与顾巨六商洽（顾可代为作主），故当托他居中。此数甚昂，经与森老密谈后，觉得一亿五千万乃是适中之数，但当时并未与孙君及顾君说明，兄意以为如何？我们有力量购之否？乞便中示知，以便和他们再谈。弟意，似不能再超过此数也。下午，卓有同君来谈，说起宝礼堂宋板书事。他说，潘家急于求售，索五十万美金（即前二三年之原价），不能少，甚盼能归国家所有。弟闻之，更为高兴，潘氏书中，除宋、元板外，尚有明铜活字本唐人

集数十种，又有“书影”数册，均极佳。宋板计一百零六部，元板共一百十二部，即以美金五十万计算，合国币凡二十亿，平均每部仅二千万左右耳。弟曾略加估价，《礼记正义》作一万五千万算，《战国策》作一万万算，《史记》及白鹭洲书院本《前后汉书》、《隋书》（宋刊，非元刊本）、《唐书》亦均作一万万计算，《鱼玄机诗》估六千，《皇甫持正集》（蜀刊）估三千，《陆士龙》估五千，《孟浩然》及《韦苏州集》，各估三千，《片玉词》仅估一千，尚有若干零本皆不作价，如果估下来，尚值二十六亿余，可见二十亿之数，并不算昂也。又此批书非不可分者，如剖而为两，亦甚可观。守和之计画，似可实现。请即与朱先生^③商之，不知能专拨一笔款子购之否？本馆添了这五十多种宋板，善本部分，分量可大为增重矣！至如何剖分之处，那是技术问题，当可相当的公允，不至某处吃亏、某馆便宜也。〔如取《礼记正集》者，则魏了翁《仪礼要义》、《公羊疏》（存七卷者）及《九经正文八种》当归他馆之类。〕不过这是后话，先决问题是：国家究竟有没有钱来买这一批“国宝”。此事请相机进行，善为进言，他们等候回信甚急。明日当作函给守和^④（俟兄函到后，再给守和写信），或二馆同上一呈文，如何？但呈文无用，还是面洽为妥！不过公事上不能不如此办耳。兄以为如何？现在，修理一所校舍，也须二三十亿，似此“国宝”，万不宜失之交臂也。如请款有希望，乞即覆，以便详开目录并估价奉上。此事有办法，实国家之福也，兴奋的情绪，久而未失。森老、斐云均尚未知此事，明日相见时，当再详为商谈也，他们一定也是十二分高兴的。因此想过，《善本丛书》，似可印，但必须仿古如真，精美异常（较《续古逸》更精），如先试印《鱼玄机》等小集，一定会成功的（珂罗版可以设法试印两三色）。不过，这又是后话了。接信后，恳即唔朱先生，探其意见，即覆为荷！如

实在无意，或款无办法，则可暂时回绝他们也。专此，顺颂
撰安。弟振铎拜上。九月七日，夜十时。

注：

①此信未署年份，审其内容应在1943年。盖因徐鸿宝于1940年12月17日抵沪，而1941年7月24日离沪。徐1943年5月在沪。

②“森老、斐云应孙君约”，指徐鸿宝、赵万里应孙实君之约。孙实君，上海修文堂主人。

③朱先生，指朱家骅。

④守和，指袁同礼。

重庆△密。聚兴村廿一号，蒋慰堂先生并转朱、陈、杭三公。刘书亟待解决。店务正在清点中。拟刘书解决后，告一段落。续股一批，盼能即汇，以利进行。子裳、如茂、圣予、犀谛同叩。养总印。

重庆△密。聚兴村廿二号，蒋蔚堂先生并转骝、立二公鉴：森公已到，谈甚畅。敝处至本月念日止，已得玉海堂、群碧楼、海日楼、风雨楼、费念慈、裘（刘）晦之、张荫玉、王荫嘉、陶兰泉、杭州胡氏、常熟瞿氏、上元范（？）氏、上（大）兴李氏、大兴傅氏诸家旧藏及沪、平各肆零购善本书总约三千种。内宋密（本）三十种、元本七十种、明本千余种、名人抄本八百种、未刊稿本三十余种，秘藏孤本不少，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本。各详计共用款约四十二万，已得各书、各账目。拟请森公就近检点，以便封存待运。乞核定。刘、张二处，正在予（努）力进行。余函详。张子裳、何如茂、郑犀谛同叩梗印。

（以上为电报稿，写在来电报稿纸上。没有署日期。）

作者工作单位：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

对哥：来信奉悉，李平汇款已收到。归途前收一千。外所余四千，以五折计
算，得二千八百元。兄爱日用浩大，未必敷用，而尚能勉措家用，感
激之至，非言可宣。谢甚，！以间费用日增，大是不入，幸合家大
小均甚安善，予慰遂念！芹璧二位老辈亦均健安，乞勿念。前曾
奉上二函，均已收到。珍奉五部之收据，乞交李伯嘉兄收存。人物价
大昂，聊以杨氏之任之史等书，曾到目求售，亦平带二百元，合以此间
幣在一千一百元左右。恐向鼎者未必有人也。目此书肆，一无所见，寂寞之
至。但弟颇有所得，容改详行奉告。弟因家用不继，去冬曾押去自武
、词曲一批，今春又售去明板书若干，方得勉强不至挨饿。此架
上物日见其少，亦大可慨嘆也。葛内兄在海上，当可将以向情。详告
連日春陰雨不止，天气颇为不正，只能自以小心温暖耳。北方春
冷，病者甚多，殊为念之也。近来有人计划，在各埠设肆，如得有成，大是可喜。兄爱如常，手
当可降，係寄上矣。然尚未能告成也。幸此顺頌。
近祺